

書名 新編五代史平話殘八卷 民國十四年上海商務印書館排印本
撰者 宋 闕名 撰, 黎烈文 標點
卷 卷上
內容分類 集·小說·章回小說·講史
索書號 雙紅堂·小說·1
編號 D8631600

卷上

[彩色首頁1](#)
[彩色首頁2](#)

[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: D8631600](#)

[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: 雙紅堂·小說·1](#)

[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新編五代史平話殘八卷 民國十四年上海商務印書館排印本](#)

版權所有: [東京大學](#) [東洋文化研究所](#)

[使用上的注意事項](#)

新編五代史平話

標點宋人平話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雙紅堂
小說
1



新編五代唐史平話卷上

詩曰：

朱邪部族出西夷，

始入中原號執宜。

開創後唐基業主，

至今傳說李鷄兒。

朱邪執宜
有書卷用沙陀
將一做

大約沙陀

心路也

沙陀

話說後唐李克用，其先世出於西突厥，以朱邪為姓。——朱邪蓋部族之號也。唐太宗朝，使李靖襲破突厥，分諸部屬置十三州。將同羅做龜林都督府；將僕骨做金微都督府；將拔野古做幽陵都督府。那時西突厥部族大的，喚做鐵勒延陀阿史那也；部族小的，喚做同羅僕骨拔野古也；又其小的，處月處密朱邪也。那高宗永徽二年，處月朱邪孤注從賀魯戰於牢山，為契苾何力所敗。在後又一百五六十年，至憲宗朝，有朱邪名盡忠的，在北庭之金滿州住坐。他孩兒名執宜的來朝中國，自以沙陀為號，朱邪為姓矣。沙陀者，大磧之名也；在那金沙山之陽，蒲類海之東，號沙陀突厥。那執宜的孩兒，名做赤心，因攻討龐勛立功，授振武節度使，賜姓名喚做李國昌。曾有一詩詠道：

夷方大磧號沙陀，

部族驍雄勇力多。

一自天朝賜名氏

赤心報國義難磨

會記得那憲宗朝，是元和三年五月，沙陀軍兵勁勇，諸胡皆不能及，吐蕃凡有戰攻的事，必驅使沙陀軍向前，做着先鋒。因回鶻攻打吐蕃，取了涼州，吐蕃心裏疑沙陀與回鶻有肚皮，要將沙陀部族遷徙去河外居住。沙陀內不自安，其會長朱邪盡忠共那孩兒執宜商量，叛了吐蕃，來歸順唐朝。乃帥部落三萬人，詣靈州節度使范希朝軍前投降。范節使置鹽州爲陀沙市，買牛馬，廣令畜牧，以理撫存。表奏朝廷，憲宗大喜，爲創立個陰山府，使朱邪執宜做陰山府兵馬使。凡遇戰攻，必資沙陀軍之力，所向皆捷。那執宜孩兒赤心，生的孩兒名做克用。其父赤心，將產克用時，是夜夢遊一處，城闕雄壯，宮室高明，與人間宮殿一般。殿上坐的，戴着冕旒，穿着王者衣服，臣僚十數人，侍立左右。殿下立着幾個金甲武士，赤心到殿下，金甲人喝令拜。赤心鞠躬跪拜。殿上人道：「龍豬戰罷丑口破，十四年間金殿坐。十兄用武不負君，四個郎君三姓麼。」說罷，赤心辭出。夢忽覺來，則妻已坐蓐，生下一男孩，狀魁偉，語聲雄壯。赤心因採取夢中「十兄用武」的字，命名做克用。詳着赤心這夢，分明說得後唐國祚個本末了。李克用號做獨眼龍，與那朱全忠兩個互相吞併，朱卽「豬」也。在後李存勗

併滅了梁，自稱帝爲唐，「丑口」唐字也。這是說李克用與朱全忠相併了，立國做後唐。自同光年癸未，至潞王丙申，恰得十四年。克用爲唐藩鎮，答蜀主書道：「誓此一生，靡敢失節。」則是克用不負君也。李嗣源本夷狄之子，無姓氏，莊宗收爲養子，是謂明宗。潞王本王氏之子，明宗收爲養子，自莊宗至潞王，是四代，共三個姓，則是四個郎君三姓也。唐懿宗朝，咸通十年八月，徐州留守龐勳殺崔彥，自稱天冊將軍。康承訓帥沙陀朱邪赤心將數千騎爲前鋒，殺了龐勳。康承訓奏功於朝，授朱邪赤心爲振武軍節度使，賜姓李名國昌。那國昌孩兒李克用，年紀長成，善能騎射，屢立大功。僖宗皇帝乾符五年正月，李克用爲沙陀副兵馬使，有牙將康君立、李存璋等一處商議：「今天下大亂，朝廷號令不行於四方，此是英雄立功名，取富貴時節。今李國昌官高功大，天下聞名，他兒子勇冠三軍。若輔之以舉大事，則代北州郡唾手可取。」恰遇代北飢荒，防禦使段文楚滅尅軍糧，軍士怨怒，將段文楚殺了，送符印，迎請李克用做留後。克用入府視事，表奏朝廷，求請勅命。朝廷不肯允從。四月，除李國昌爲大同節度使。是時國昌欲父子并據大同、正武兩鎮，朝廷不允，只得制書，卽焚毀，殺卻監軍，與李克用合兵數萬，進攻寧武岢嵐軍。十月，詔河東、昭義兩鎮合兵攻沙陀。昭義節度使李

鈞戰死廣明元年正月，沙陀攻忻代等州，兵逼近晉陽田地。五月，蔚翔節度使李琢將兵一萬屯代州，會合幽州節度使李可舉、吐谷渾都督赫連鐸，遣人說李克用部將高文集，令他歸唐。文集聽從，執傅文達與那沙陀會長李友全，來赴李琢軍前。七月，李克用將兵攻高文集，要取朔州。李可舉將所部就那地名茶兒嶺下寨。李盡忠道：『我先出戰。』程懷信將馬騎繼其後。李可舉排一個方陣，李盡忠排一個圓陣，兩處陣圓，二將陣前打話了，勒馬便戰。可舉伴敗，盡忠趕殺，程懷……

（註原本缺一頁）

李克用伐
黃巢

釋其罪。李克用承詔大喜，帥達靺諸部萬餘人赴援。李克用牒河東路，稱奉詔將兵攻伐黃巢，令具糧食犒軍。鄭從讜閉城設備，克用乃縱沙陀剽掠，城中驚駭。克用引兵還居代州。中和二年十一月，黃巢兵勢尚強大，王重榮共都監楊復光商量：『巢賊要怎生收捕？』復光道：『鴈門李僕射父子，驍勇有強兵，有徇國盡忠之心，只因河東鄭從讜與他有隙，所以不來。若假朝廷使命，曉諭鄭從讜，使舉辭召之，則彼之來歸，賊不足平也。』時王鐸在河中，將墨勅召李克用，克用遂統部下一萬七千人，取道入河中。克用自帶數百騎過晉陽城下，與鄭從讜作別。鄭從讜厚加餽遺而行。十二月，李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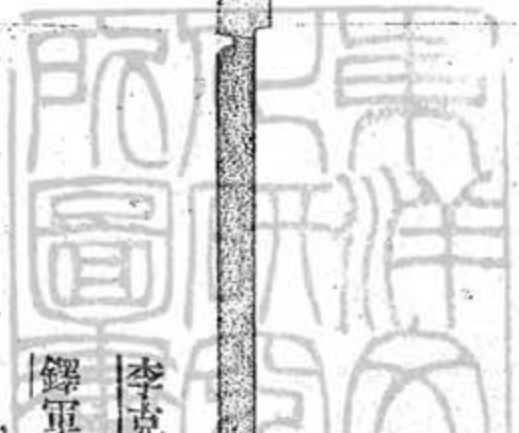
用部兵四萬至河中，其軍皆着黑衣，部伍精明。朝廷詔授李克用為鴈門節度使。那時黃巢在長安，夜夢黑鷄無千無萬，飛從西北來，有一鷄待撰黃巢頭上巾，巢走避得免。睡醒後，意下思量李克用，諱名做李鷄兒，諸軍皆着黑衣，謂其黨曰：『鷄軍到矣，當避其鋒，不可與戰。』中和三年正月，李克用與黃巢的弟弟黃揆，在沙苑田地會戰，黃揆敗走。王鐸表李克用為東北面行營都統。三月，黃巢軍敗食盡，待為逃遁計。那時李克用正攻打華州，黃巢發軍三萬向藍田路把隘，遣尙讓去攻華州。李克用共王重榮統軍前來迎敵，尙讓大敗而走。李克用乘勝進軍渭橋，每夜使部將薛志勤、康君立密地入長安城裏，將糧草焚燒，斬虜而歸。巢寇驚駭，以為神兵。五月，李克用會合忠武將龐從，河中將白志遷等，統軍前進，逼近巢賊軍營，在渭南田地裏下營。寫書與黃巢索戰。李克用便打扮出陣，頭戴金水鍍金，腦打正貌狻猊，介冑向銀粧束，身砌倒持獬豸，箭叉玳瑁，鳳凰微露尾梢翎，弓摠壺鍾，龍在波藏露頭角，面上金光閃閃，手中雪刃輝輝，鞍心一拍甲裙開，膀轉身橫靴入鞞。那黃巢如何打扮？

三叉淡金冠，叩牙朱蹠蹠，斜褐毛衫，鞞襠波袴，沙柳木捍箭，手抱鐵槍，騎一疋豁耳破臂，屹樸

蹄戰馬

弓箭砲石打不到處，兩處陣圓，一員將軍出陣，綽馬打話。那黃巢……問道：『對陣有甚頭目？願聞姓字！』李克用出馬答道：『咱是沙陀……射的兒子獨眼龍。黃巢反賊，您若會事之時，束手歸降，兩國休兵。若執迷不反，待擒汝赴軍前，斬汝萬段，以謝天下生靈。』黃巢聞說大怒，更不答話，交馬便鬪。黃巢輸了一陣，退走少歇，又戰，被克用趕殺，會合義成、義武兩軍，相繼追擊。黃巢軍大敗，俘斬幾盡。黃巢僅與數十騎，將宮室燒了逃走。——一日之內，三次大捷，李克用統軍入長安城。——故將金寶財帛，拋棄滿路。克用軍士爭取，追趕稍緩，黃巢遂得逃去。時李克用年才二十八歲，於諸將中年紀極小，兵勢最強，破黃巢功在諸將之上。有一目微眇，軍中皆號做「獨眼龍」。朝廷降詔，除李克用同平章事，將巢偽相崔瑋，斬於市曹。梟令詔曰：

『我太祖創業，借突厥之援，以興王。予小子遭時多艱，復藉沙陀之力，以破賊。黃巢肆為不道，使宗廟腥羶，生靈魚肉。上天悔禍，一日三捷，李克用之功居多。其宜授克用同平章事。故茲詔示，想宜知悉。』



李克用得詔書，望闕謝恩，犒設軍士了當。那時分朱溫為見黃巢兵勢衰敗，已將同華二州來詣王鐸軍前歸降。朝廷授朱溫做河東行營招討副使，賜名做朱全忠。中和四年四月，黃巢收拾潰軍，尚數萬，進圍陳州，幾三百餘日。趙犇兄弟與巢挑戰，大小數百合，巢軍圍城轉急。周宥共時溥、朱全忠等，皆使人來李克用處告急。李克用會合許州、汴州、徐州、兗州、四州軍馬，及部下蕃漢軍五萬人，在陳州城下屯駐，與尚讓在太原接戰，尚讓敗走。巢聽得尚讓已走，即日解圍，遁向汴州路去。五月，大雨，平地水漲三尺，黃巢軍營被水滄了。又聽得李克用大軍將到，遂引兵向東北遁去。尚讓將騎兵五千，進逼大梁城下。朱全忠使人告李克用求救。李克用將兵趕去，到那中牟北地名王滿渡，候賊軍半渡，縱軍掩擊，殺虜萬餘人，賊軍大潰。尚讓帥衆來降。黃巢收千餘人奔兗州。克用追至冤句，不及，因獲巢幼子及乘輿服器符印，及所擄男女萬餘人，遂進軍到汴州，屯軍城外。朱全忠差人固請克用入城，送克用到上源驛宿頓，置酒大會。正是：

滿座金鍾浮綠蟻，
當筵歌拍捧紅牙。

那朱全忠排辦茶飯，請李克用飲宴。酒醉後，克用乘酒使性氣，說了幾句大話，朱全忠心不能平。筵

宴罷，從行的皆醉了。有宣武將楊彥洪密地與朱全忠商議，將車填塞了道路，遣軍將上源驛圍了。那李克用正在醉中，鼻鼾鉤鉤地價睡。親兵薛志勤、史敬思與全忠諸軍格鬪，郭景銖扶李克用匿床下，以水沃克用面待他甦醒後，告其事變。克用張開目，手握一張弓，走起，只見煙焰騰空，恰好得一陣大雨，雷電掣光，天地昏暗。薛志勤扶李克用帥左右數人跳過牆，突圍走出，乘電光中逃去。史敬思在後拒戰，爲亂軍殺死。朱全忠誤將楊彥洪射死了。李克用與薛志勤幾個絕城而下。那克用的妻劉夫人，多智畧，左右走歸的來告事變，夫人立斬之。陰召大將約束軍士，不得譟動。次日天明，李克用要勒兵攻殺朱全忠。劉夫人勸道：『若擅起軍相攻，天下誰知曲直？莫若往朝廷告訴，則彼自無辭。』克用聽從其言，移書譴責朱全忠。全忠回書道：

『前日之變，全忠初不之知，乃朝廷遣使者與楊彥洪商量。今彥洪既已伏辜，願明公諒察！』

李克用即日引軍還晉陽。那時有李嗣源的，乃是胡人，名做邈佶烈，本無姓，在軍中驍勇無比，年才十七歲。——從李克用在上源驛衝突矢石之間，略無所傷。克用收爲養子，命名喚做嗣源。中和四年七月，李克用奉表自陳告訴朱全忠上源驛謀殺的事。其表曰：

『臣李克用，沙陀一會長耳。父子遭遇大唐恩眷，秉節藩方，頃仗天威，收復長安，使元兇授首，宗廟再安，無非皇帝陛下威斷神武，臣何力之有焉？臣帥兵歸鎮，便道汴梁，朱全忠邀臣入城，館置於上元驛，俟臣酣醉，使裨將楊彥洪等，縱兵圍劫，陰欲殺臣，爲巢賊報怨。臣部下將佐三百餘人，并所帶牌印，一時被朱全忠亂軍劫去。臣切見朱全忠乃黃巢餘孽，陰狡禍賊，異日必爲朝廷患。夫救焚者，銷之於曲突；徙薪之時者，易爲力；若及燎原而後撲之，則焦頭爛額矣。治疽者，療之於血氣方凝之時者，易爲功；若及潰癰而後治之，則腐肉傷肌矣。臣愚，欲望聖斷，遣使按問，削全忠官爵。臣願奉詔帥本道兵討之，爲國家銷患於未萌，誠萬全之舉也。臣昧死謹言，伏候勅旨。』中和四年七月二十日，臣李克用表上。』

僖宗得克用所奏，不惟不能治朱全忠之罪，克用前後表凡八上，乃遣楊復恭奉使李克用軍，宣諭聖旨，詔云：

『覽卿所奏，深知卿冤。國事方殷，姑存大體；朕爲卿和解，已遣使諭朱全忠矣。廉、藺結友，寇、賈交驩，先國事而後私怨也。今遣楊復恭諭旨，朕深望卿慕廉、藺、寇、賈之事焉。就賜金茶合二隻，嚙』

軍錢五十萬緡，帛五百疋，秋涼，旨不多及。」

李克用見那詔書不從起兵之請，終鬱鬱不平，便有攻伐朱全忠的意。八月，進李克用爵爲隴西郡王。光啓元年十月，田令孜遣那朱孜、李昌符合軍攻打河中。王重榮詣李克用處求救。克用正怨朝廷不問朱全忠上源驛的公事，練軍買馬，結託諸胡，議攻汴州。報重榮曰：「待吾先滅全忠，掃除此等鼠輩，如拉敗葉耳。」重榮再遣人求救曰：「若待大王自關東還，吾爲所虜矣。不若先除君側小人，退擒全忠，何難之有？」李克用乃上表於朝。表文云：

『朱孜、李昌符凶德參會，與朱全忠相爲表裏，欲共滅臣。臣不自救，死無所矣。已聚集蕃漢兵十五萬，取來年大舉入河北，討平二鎮，不近京城，保無驚擾。俟二鎮已平，殄殲全忠，少雪上源驛之恥。臣昧死奏聞，伏候 勅旨。』光啓元年十月 日，臣李克用表上。」

僖宗覽克用所奏，遣使諭旨和解。克用不奉詔。十二月，與王重榮合軍進屯沙苑，與朱孜、李昌符戰。孜、昌符敗走。李克用進軍，迫近京城。田令孜奉僖宗車駕幸鳳翔，駕才離長安，而宮室生聚，悉爲亂軍焚掠一空。光啓二年正月，李克用軍還河中，與王重榮同寫着表，奏請僖宗還宮。因數田令孜罪

狀，乞正典刑。僖宗皆不省視。田令孜引兵入宮門，劫僖宗幸寶雞，從者才數百人，宰相百官皆不知也。朱孜、李昌符統邠岐之兵，進逼車駕，金鼓之聲，震動天地。田令孜迫僖宗離寶雞，使王建將五百人，各執長劍爲前驅。僖宗將傳國寶授與王建，背負以從。登大政領，李昌符縱火燒閣道，王建扶掖僖宗從煙焰中躍過。六月，朱孜立襄王溫，權監軍國事。襄王遣使者到晉陽，賜李克用詔，言：「主上已晏駕，吾爲藩鎮所推，今已受冊。」克用大怒，焚詔書，囚使者，遣使上表，移檄進討。詔楊守亮將兵二萬出金州，與王重榮、李克用共攻朱孜。文德元年二月，張全義統軍襲攻河陽。李罕芝奔澤州，詣李克用軍前告急求救。李克用遣將軍康君立督馬軍七千人，助李罕芝攻張全義。全義詣朱全忠軍求援，全忠遣丁會統兵救全義。丁會與李存孝交戰，存孝敗，康君立引兵還。昭宗龍紀元年六月，李克用大發兵，遣李罕芝、李存孝攻伐孟方立，取磁、洛二州，進取邢州。孟方立自飲藥死。李罕芝還軍於上黨，就那三垂岡置酒，伶人奏百年歌，至於衰老之際，悲歌悽切，坐上有垂泣者。李存勗方五歲，在克用侍側，乃撫髀道：「大丈夫當從少年立功名，何爲悲悽於晚景邪？」克用慨然道：「此奇兒也。後二十年，必能代我戰於此地也。」諸將立那方立的弟孟遷爲留後，求救於朱全忠。全忠使

王虔裕將甲士數百人赴援。大順元年二月，李克用取雲州，不勝而還。四月，張濬因楊復恭以進，復附田令孜，而待復恭凌疎。昭宗知張濬與楊復恭有嫌隙，特用張濬爲宰相。濬每以謝安、王導自比。李克用甚輕忽之，聽得濬拜相，謂詔使道：「張公好虛談而無實用，傾險小人也。主上采虛名而相之，他日必能交亂天下。」濬聽得克用這言語，深恨之。那時有赫連鐸、李臣威附會着朱全忠，皆以誅李克用爲請。昭宗令省臺四品以上官員會議，皆以爲不可發兵討李克用。獨有張濬、孔緯兩個，堅欲起兵。乃下詔削奪了李克用的官爵。濬奏給事中牛勳做行臺判官，徵聽得此命，嘆曰：「國家喪亂之餘，無事而橫挑疆寇，吾見其顛沛。」以疾辭不行。張濬陞辭日，大言道：「俟臣先除外憂，然後爲官家除內患。」蓋指楊復恭也。復恭聽得這說，就長樂坂置酒，與濬餞別。復恭把酒勸濬盡飲，却不道：

勸君且盡一杯酒，

西出陽關無故人。

濬不肯飲，復恭却戲濬道：「相公仗鉞專征，得恁地作態麼？」濬應道：「俟平賊歸日，方作態也。」復恭深忌之。八月，官軍到陰地關，朱全忠使驍將葛從周帶馬軍千人，密地從地名壺關夜抵潞州。

城下，突圍入城。張濬使招討副使孫揆赴鎮，八月離晉州起行。李存孝聽得孫揆將到，將馬軍三百人，向那長子西谷中藏伏了，拿却孫揆及中使韓歸範，將檻車管押送與李克用軍前。克用表孫揆做河東副使，揆道：「咱是天子大臣，兵敗拿至此，分甘一死，豈能低首下心，伏事一個鎮使？」克用大怒，命左右將鋸解開孫揆尸首，鋸不能入，揆罵道：「死狗奴，鋸人當用板夾住，汝不曉耶？」乃令以板夾而鋸之，至死罵不絕口。九月，朱全忠遣軍圍澤州，大呼李罕芝，謂曰：「張相公圍却太原，葛僕射據了潞州，旬日間，沙陀無穴自藏，相公怎有生路？」會李存孝統軍至澤州，選軍馬五百人，繞了汴軍營，大呼曰：「我即沙陀來求穴的，欲得您軍肉，以飽我士卒。若有肥的，可令出戰！」汴軍驍將鄧季筠出戰，被李存孝就馬上活捉過來，餘軍大潰。存孝乘勝攻潞州，葛從周棄城宵遁。李克用授康君立做昭義留後，李存孝做汾州刺史。存孝以不得昭義，憤怒，始有叛意。十月，官軍出陰地關，李克用使李存孝將步軍五千就趙城下寨。韓建使壯士三百人夜襲存孝軍營，被存孝設伏兵了出戰，建兵大敗。存孝乘勝直抵晉州西門，張濬出馬交關，大敗而走，歸城閉門拒守。會存孝統軍攻取絳州，張濬、韓建帶輕騎逃遁。李克用遣韓歸範還朝，附表訟冤，表文云：

「臣李克用父子三代，受恩四朝，破虜助於憲宗之朝，翦黃巢於先帝之世，黜襄王，存易定，使皇帝陛下今日冠通天之冠，佩白玉之璽，臣之力居多焉。若以攻伐雲州爲臣之罪，則拓跋思恭之取郾，延朱全忠之侵徐，郾何獨不誅？賞彼誅此，臣豈無辭？今張濬既已出師，則臣固難束手待盡，已集蕃漢軍五十萬，欲直抵蒲潼，與濬格鬪。若臣不勝，甘當削奪；不然，輕騎叫關，頓首丹墀，訴姦回於宸座，納制敕於朝廷，然後自拘司敗，恭俟鈇鉞。」大順元年十月日，削奪官爵，沙陀舊部李克用上。」

昭宗覽克用所奏，與朝廷會議，莫不驚駭。那時張濬、韓建軍敗，孫揆被擒，大臣深以爲憂。乾寧二年正月，李克用再上表，表曰：

「臣切見張濬以陛下萬代之業，邀自己一時之功，知臣與朱溫深仇，私相連結。臣今身無官爵，削奪已盡，身是罪人，漂流靡定，不敢復歸藩方，且就河中寄寓，進退行止，伏候指揮。」

昭宗得克用表，貶張濬，孔緯遠州安置，復李克用官爵，使歸晉陽舊鎮。二月，張濬奔華州，依韓建，與孔緯密地求救於朱全忠。全忠上表訟其冤，朝廷不得已，畏全忠兇，姑聽自便，仍加李克用爲中

書令，貶濬爲繡州司戶。初，邢、洛、磁三州留後李存孝，與李存信，俱是李克用的假子。克用偏愛存信，那存孝欲立大功，取重於克用，存信又讒譖於其間，存孝懼及禍，密地與王鎔、朱全忠交結。朱全忠上表，稱李存孝以邢州、洛州、磁州三州自歸，乞賜旌節，及會諸道軍馬進討李克用。朝廷詔授李存孝爲三州節度使，不許會兵攻伐。李克用圍邢州，鑿塹築城以守之。邢州城中食盡，李存孝出見李克用，泥首謝罪。克用將檻車囚繫以歸，用車裂於牙門。乾寧二年，王行約、李繼鵬、王行瑜、李茂貞等作亂，昭宗車駕幸石門鎮避亂。七月，李克用帥蕃漢軍十五萬迎車駕還宮。李克用駐兵華州，遣其子李存勖奉表詣行在問起居。存勖年才十一歲，使之獻捷於京師。昭宗奇其狀貌非常，賜鸚鵡酒卮，翡翠盤等，撫存勖背道：「此兒可爲國家之棟梁，他日必爲吾家盡忠，善自愛重。」解所佩玉帶賜存勖，就授李克用爲招討使，進討王行瑜。十一月，王行瑜自將着甲士五千人，在龍泉寨堅守。李克用攻擊頗急，王行瑜走入邠州。克用進軍，將邠州城圍了。行瑜登城號哭，謂李克用曰：「行瑜無罪，所有脅乘輿遷幸的事，皆是李茂貞、李繼鵬等所爲，行瑜卽無干預。願大王移軍問罪，鳳翔、行瑜願束身歸朝，毋煩大兵迎刃。」李克用答道：「王尙父何爲過恭？咱受天子詔令討三賊臣，尙父亦

預一人之數；今若束身歸朝，非咱每所敢專制。」行瑜度不能免禍，乃挈帶家小，突圍走遁。李克用入邠州，封了府庫，撫安居民。不兩日，王行瑜自爲部下將殺了，傳首送克用軍前。十二月，詔李克用進爵爲晉王，賜衣甲馬鎧弓箭各一副，金線戰袍金帶一條，手刀銀纏槍戰馬一疋。仍賜御書大旗，上面寫着「精忠衛國晉王李克用」九個字，令行師之際建之。李克用遣掌書記李襲吉奉表入謝。表文云：

「臣李克用頃仗天威，進兵誅討三賊臣李繼鵬、王行瑜二兇，已行授首；獨李茂貞、兵鳳翔，尙這天誅。臣待罪外鎮，不能宣國威靈，致車駕蒙塵，生靈塗炭，死有餘罪，敢逃司敗之誅。陛下不以臣爲無似，下詔進討，國賊未除，先蒙 恩賞，臣願得依近 清光，上稟 睿等，不勞調兵，止以本軍進討，庶塞曠官之咎。若蒙 睿旨允臣所奏，當尅期取勝，不旬日間，當致茂貞之首懸於闕下，取 進止。乾寧二年十二月，臣李克用表。」

昭宗與貴近官員一處商量，怕茂貞滅後，沙陀軍勢寢盛，朝廷不能制伏。昭宗乃賜詔褒嘉，詔曰：

「覽卿來奏，備見忠忱，良用嘉嘆。不臣之狀，行瑜爲甚，已就誅夷；茂貞、韓建，自知悔罪，職貢相繼，

乞從赦宥；且宜休兵息民。卿久在兵間，跋涉驅馳，軍士良苦，可卽還鎮，免行朝覲。如茂貞等，長惡不悛，姑圖再舉，故茲詔諭，卿可悉之。」

李克用既奉詔，不敢再進軍，未免排辦茶飯，看待詔使。酒酣，克用謂使者曰：「咱觀朝廷意向，似疑咱有異心，但茂貞不除，關中無寧息之日。咱到此取闕庭不遠，怎可不見天子一面？」有那將佐蓋寓進言道：「天子還宮，席未及暖，人心恟懼，兀自未安。大王若提兵一度渭橋，京都又復驚駭。大王此行，重在勤王，不專爲朝覲行也。既準 詔勅免朝，不若斂兵回鎮。」克用笑曰：「蓋將軍尙不欲咱入朝，况天下之人乎？」復命書記草表以上。

「臣李克用欽奉 詔勅，令臣帥所部兵依舊還鎮，仰承 天涵地覆之恩，自合卽日就道。然區區愚忠，謂密邇王朝，去 天咫尺，實欲一望清光，面陳除兇雪恥之策。復奉 詔旨免行朝覲，謹具表懇辭，伏乞 睿照。乾寧二年十二月 日，臣李克用表謝。」

李克用帥所部軍還鎮。初，李克用在渭北下營，李茂貞、韓建懼爲攻擊，事朝廷甚恭，朝貢不絕。及李克用還軍後，貢獻漸疎，表章數有驕慢語。三年七月，李茂貞進軍侵迫京師，昭宗車駕出幸華州。八

月，韓建移檄諸道，召天下輸糧草詣行在。李克用聞變，乃長嘆曰：『去歲若從咱說，怎有今日之禍！』乃徵諸道兵馬入援。有幽州節度劉仁恭以契丹入寇爲辭，無出兵之意。李克用移書責以大義。劉仁恭將書抵地慢罵，將使者囚繫。克用怒，自統兵擊劉仁恭。仁恭遣其將軍可及迎戰。是日，大霧迷冥，兵交馬踏，可及佯敗，有楊師侃伏了兵馬在木瓜澗藏伏。克用追趕可及，爲伏兵四出，克用馬跌，單身牽將馬奔入一林中，將身隱匿。其馬作嘶叫狀，克用密騰其馬道：『若咱每世有太原，則馬不得嘶鳴！』馬果不嘶。亂兵搜索不得，乃免禍。至天復二年二月，朱全忠使氏叔琮、朱友寧統軍三十萬，進攻周德威。李嗣昭軍營那時汴梁軍連亘數十里，下着營，晉陽軍馬止有數萬。那周德威連戰數合，力不敵，敗走。氏叔琮、朱友寧乘勝進軍，攻打河東，取了慈州、汾州、隰州，圍却晉陽，攻打西門。李克用召諸將會議，待走入雲州。李存信待北走鞞鞞求援，有李嗣昭、周德威及李嗣源，皆道：『兒輩在此，自能固守，大王不可爲此謀，怕人心動搖不便。』當劉夫人亦進前阻當。李克用乃居數日，收拾潰軍。李嗣源共李嗣昭不時帶敢死士偷劫氏叔琮、朱友寧軍營，屢得勝捷。那時朱全忠在河中，忽一夜得個夢道：『全忠與李克用兩個厮搏，全忠被克用搏倒，有黑蛇將全忠腦上嚙喫，痛連心腹。』因此覺來，自知這夢不祥，次早急寫文字，將那氏叔琮、朱友寧所將軍馬，盡行抽回。值大水災疫，汴軍殺傷病死過半。友寧等軍回，李嗣昭共周德威又將騎兵趕殺，再取了慈州、隰州、汾州三州。自此李克用與朱全忠不交爭者數年。天復二年八月，朱全忠弑昭宗，立太子祝爲皇帝。至昭宣帝天

祐三年十月，劉仁恭差使命往河東求和，往返數百次。克用嫌劉仁恭變詐反覆，初不許和。那克用的兒子李存勗諫道：『今天下之勢，歸朱溫的十之八九。自河以北，與朱溫爲敵者，獨河東與幽、滄耳。今不與之併力攻守，豈河東之利哉？英雄圖大事的，不顧小怨。他雖困我，今窮蹙來歸我，又救其急，此孔子所謂「以德報怨」是也。』克用聽其言，乃許劉仁恭通和，遣軍三萬人赴晉陽。天復四年，梁王朱全忠改名晃，稱皇帝，奉唐帝做濟陰王。天祐五年正月，晉王李克用病篤。——周德威等率所部軍在地名亂柳下寨。——命其弟李克寧曰：『吾子存勗，志氣遠大，必能成吾事，與吾宗你等善教導之。今以亞子累汝輔翼。』——亞子者，存勗小名也。克用又顧李存勗曰：『嗣昭久困重圍，吾不及一見之矣！待葬後，汝宜竭力救之。』說罷而卒。存勗哀哭不非常。克寧入曰：『將士欲來謁賀，夫大孝在於不墜基緒，毋用多哭也。』存勗出，襲位爲節度使。李克寧帥諸將來賀，存勗盡以軍事委

之李克寧。五月，李思安圍潞州，久不下。李嗣昭閉城堅守，資用闕乏。梁王遣使諭嗣昭降。嗣昭將詔書焚毀，斬却來使。梁主疑李克用詐死，趣兵還大梁。晉王乃大閱軍士，授丁會爲都招討使，帥周德威等駐晉陽，趨潞州。晉王上黨行軍三垂岡，因嘆曰：「此先王置酒處所也。」就這裏藏了伏兵。次早，大霧漫漫，地下日晝晦暝，兵行霧中，直到夾寨下營。梁軍兀自睡臥未起。晉王命李嗣昭、周德威分兵做二道，填却壕塹，焚燒營寨，鼓譟而入。梁軍大敗，喪失將校四十餘人，資用器械糧食山積，皆委棄而遁。周德威乘勝攻澤州，梁統軍牛存節引兵救解。晉王帥大軍歸晉陽，且休兵行賞。天祐七年十二月，梁朱晃進軍逼鎮州，就柏鄉下寨。趙王鎔告急於晉求救。晉王遣將帥五千人至趙州，與周德威合軍。因拿得梁之探樵者，問之，且曰：「梁之戒飭上將道：『鎮州雖用鐵爲城，必爲我取之。』」晉王令趙進軍抵柏鄉三十里下營，遣周德威帥馬軍逼梁軍營，不時出軍挑戰。梁軍堅壁不出。周德威謂李存璣曰：「梁人無鬪志，但欲逞兵耀武，不挫其銳，則何以決勝？」乃呼其軍謂之曰：「梁軍皆汴州屠沽販鬻之夫，衣甲雖鮮明，人無鬪爭的意。汝曹生擒一夫，則足以自富也。」德威乃帥精兵千餘人合戰，追趕至野河而止。晉王臥帳中，德威往見張承業，謂曰：「大王驟勝而輕敵，今去賊營

不遠，只隔一水，彼若造橋以迫我，則我軍不利。不如且退屯高邑，誘賊離營，彼出戰則我歸營，彼歸營則我出挑戰，仍遣輕騎抄掠糧運，不出旬月，必破賊矣。」承業入臥內，手褰帷帳，撫晉王曰：「如今怎是王安寢之時？」強敵對壘，適梁兵有降的來道：「梁軍正造浮橋。」果如周德威所料。是日拔營退守高邑。至天祐十年十一月，盧龍、幽、滄等州皆歸於晉。劉守光請降晉，晉疑其反覆，不受。復求救於契丹，契丹知其無信，不出兵救援。晉王大軍將至城下，劉守光登城謂周德威道：「俟晉王至，我但開門泥首聽命耳。」及晉王單騎抵城下，謂守光曰：「朱溫篡逆，我與公合河朔軍以興復唐室，您爲謀不善，亦要學他，狂僧且加鎮，定兩帥皆俛首事您爲盟主，您不加恤，故有今日之禍。大丈夫做事，須決擇個成敗所向，公今何爲？」守光應曰：「守光今日大王俎上肉也，惟大王處分。」王憐之，折弓箭爲誓云：「但出城相見，吾不汝害也。」是夕，守光愛將李小喜縋城出降，且言城中力竭食盡。晉王趣督諸軍四面攻城，擒劉仁恭。晉王入幽州，劉守光挈妻子逃去。晉王授周德威爲盧龍節度使，李嗣源爲振武節度使。且說那劉守光將奔滄州路遁去，前行迷失道路，被人拿了，送晉王軍前。晉王犒設軍馬了，統大軍起發，將劉仁恭共劉守光兩父子造着兩個檻車囚着，寫個露布

投捷旗上露布云：

『劉仁恭父子稔惡召釁，附會賊臣，傾覆大唐之社稷，凌虐大唐之生靈；候降忽叛，變詐多端，百姓爲之離心，義士爲之切齒，勢窮力屈，束手就降。倘這天誅，無以律衆，其囚檻車管押赴先帝廟，以聽處分。』

將劉仁恭的父子囚於露布之下，諸軍爭唱凱歌往晉陽，可謂是：

馬敲金鞮響，

人唱凱歌回。

晉王將劉仁恭父子，向晉王太廟裏獻俘，縛將劉守光就太廟前斬了。臨行刑時分，劉守光大呼曰：『教守光莫降者，乃李小喜也。』小喜進前怒目睨視劉守光，叱之曰：『汝內淫父妾，姦污弟妻，行如禽獸，這事莫也是咱教汝麼？』晉王嫌小喜面罵其主，可謂無禮，乃將李小喜先行斬斫，然後却將劉守光斬了。却留將劉仁恭荷枷往至代州，先剖仁恭腹，取其心，刺血以祭先王之墓，祭罷，押赴軍前斬之。天祐十一年，趙王鎔與王處直各遣使推晉王爲尚書令。晉王三讓然後受命，始議開府置行臺差設屬官等，一如唐太宗爲尚書令故事。天祐十二年，梁天雄節度使楊師厚矜誇已功，置一

軍號做銀槍效節都，有數千人，欲復還舊時牙兵之盛。及楊師厚死，梁主以賀德倫爲天雄節度使，分却六州做兩鎮。梁主怕魏人不服，先遣着劉鄩將軍六萬渡河，張那形勢，脅服其衆。魏兵不願分徙，諸軍謀作亂，縱火將營寨焚燒，抄掠百姓財物。次早，入牙城，却將賀德倫置樓上。那張彥乃效節署將校，自帥其黨，拔刀在手，禁遏軍士剽掠的。梁王使供奉官扈異入魏軍撫諭，許張彥刺史。張彥意欲復三州節度，梁主不許，再遣使命到彥軍前。張彥將詔書裂碎擲地上，手把那戟南向詬罵朝廷，謂賀德倫道：『天子愚暗癡獸，與人穿着鼻，成個甚麼朝廷？』逼脅德倫忒甚，不能制伏，獻書於晉王求救。晉王尙疑魏人變詐，未肯進軍。德倫遣判官司頤賈帶緡錢二十萬爲晉王犒設軍馬，密地向晉王說：『張彥凶狡難制，願晉王大軍到，先除這凶賊。』晉王乃進軍，就永濟縣屯駐。張彥選銀槍效節都軍士五百人自防衛，來謁晉王。上驛樓責張彥道：『您恃凶悖，陵虐主帥，殘暴百姓，咱舉兵至此，本欲撫守百姓，每非是貪求土地。您於我雖是有功，終不可不誅您，以謝魏之百姓。』遂將張彥併其黨七人，就軍前斬訖。餘衆莫不股栗恐懼。晉王召其衆曉諭道：『凶惡之罪，止坐八人，餘各安心，咱無所問。你等當竭力爲我爪牙，共立功名。』衆皆呼萬歲歡拜。明日，晉王使張彥銀槍效

節都軍卒，擐甲執兵，在馬後隨從，衆軍皆安穩無疑。梁王聞晉軍已到，退就楊劉城駐劄。六月，晉王統大軍入魏州城，賀德倫捧印節來獻與晉王。晉王曰：「孤提兵遠來，只爲撫安百姓，非欲廣土地取符節也。」德倫又拜跪道：「今梁寇密邇，人心皇皇，德倫勢孤形弱，何以統服軍旅？恐怕事出不測，怎不有負大王恩德？」晉王乃受印節，德倫帥將吏稱賀。晉王承制，授賀德倫做大同節度使。是時銀槍效節都驕橫，尙未悛改。晉王使李存進爲天雄都巡按使，出令道：「軍中有訛言煽惑人心，及強奪百姓一錢的，皆拿赴軍前，梟首市曹。」由是一城肅然無敢犯的。七月，晉軍近夜偃旗息鼓，使軍士各銜枚以進，攻襲澶州。其刺史王彥章正在劉鄩軍中，晉軍盡獲彥章的妻子家小。晉王好生待遇他，遣人招誘。王彥章歸晉，彥章怒罵道：「人死留名，豹死留皮，大丈夫怎肯負人恩德？咱學取漢將王陵，寧復以家人爲意？」遵命斬其使者，示無歸晉心。晉軍盡將其家口二十餘人殺訖。且說那王陵乃漢高祖時沛人，聚黨居南陽，以衆歸漢。楚王捉却王陵的娘東向坐，欲招王陵回心向楚。王陵的娘向使者道：「我聞漢王長者，終得天下，爲我語陵，休爲我故持二心。」遂伏劍而死。王彥章也是這般的肚腸，那裏更顧惜家小也。却說晉王往魏縣勞軍，自帥馬軍百餘人，沿河而上，要

覬覦劉鄩軍營。恰天時陰晦下雨，塵霧冥迷，却被劉鄩將五千軍在河曲田地裏藏伏了，四面鼓譟，圍了晉王數重。晉王躍馬大呼，所向軍皆披靡，無一人敢與接戰。有裨將夏魯奇操執短戈，盡力死戰。從當日午時鬪至申時，突破數重圍得出，祇喪失了馬軍一人。晉王喜夏魯奇驍勇，因賜魯奇姓名爲李紹奇，使與陸轉官爵。那時劉鄩伏兵，要陷晉王，又不能成功，尋思道：晉之精兵，盡在魏州。晉陽田地裏，必無軍馬把守，要密地去攻襲晉陽。乃引兵從黃澤一路投西去。晉王疑劉鄩數日不出戰，遣間騎覬探，只見有旗幟沿城往來。晉王道：「劉鄩一步百計。」再使人去覬覦，乃是劉鄩將芻草縛做人形，手裏執旗，縛在驢上，相連續而行。晉王知得劉鄩這計策，料想他去其軍才及山下，亟遣馬軍追趕。奈天時雨水，潦泥深三二尺許，士卒墜落崖谷死的，十之二三。晉王遣李嗣恩不分明夜，透入晉陽城治兵備禦。劉鄩軍馬遠路，糧食已盡，又聽得晉軍有備，又有追兵廝趕在後。周德威見說劉鄩統軍西上，自幽州統軍馬一千人來到地名土門。劉鄩整衆軍下山，在宗城屯駐，士馬死的過半，待據守臨清，扼絕晉軍糧道。德威急忙趕至南宮，將劉鄩軍下斥堠的拿來，斷却手臂而縱之去，使與劉鄩言臨清已被周侍中早據了也。次早，德威攻掠劉鄩營而過，據守臨清。劉鄩遂引軍

向莘縣下寨，掘塹固守。晉王就莘縣西三十里頭下營。一日凡鬪幾合，劉鄩餽運糧食不繼，晉軍不住挑戰。梁主降詔責劉鄩偷安不戰。八月，劉鄩將步騎萬餘人進迫鎮定軍營。晉李存審又將馬軍二千攻之，劉鄩敗走，晉軍俘獲千餘人以歸。天祐十三年，劉鄩帥大軍攻晉魏州，堅守城壁不出戰。晉王留李存審守軍營，自往貝州巡勞軍士，聲言統軍歸晉陽。劉鄩聽得，奏聞梁主，請發兵攻襲魏州。梁主勅令澶州刺史楊延直將萬人會魏州。次日，劉鄩悉出軍衆與楊延直合軍。李嗣源出軍索戰。晉王自將大軍從貝州來，李存審引營中軍馬踵其後。劉鄩一見驚駭，便收兵逃遁。晉王追擊於後，到故元城田地裏，向西北上排着一個方陣。李存審就東南上也排着一個方陣。劉鄩向那中央排着一個圓陣，四面受敵。合戰稍久，梁軍大敗，步軍七萬餘人，殺死殆盡。劉鄩突圍走渡河，退保滑州。梁匡國節度使王檀奏梁王，請發河西兵攻襲晉陽，奄至城下，晝夜急攻。有代北舊將，姓安名金全，自太原來，謁見張承業曰：「晉陽乃國家根本之地，若失晉陽，則大事去矣。僕雖年老，尚堪一戰。請以庫甲見授，爲明公擊退梁寇。」承業卽開庫，恣其自取鎧甲。金全帥其子弟軍，得數百人，夜出攻梁軍。梁軍大驚，退五十里下營。李嗣源亦遣牙將石君立將馬軍五百人策應，早離上黨，晚到晉

陽城下，大聲疾呼曰：「昭義侍中大軍到矣！」遂入城與安金全等分軍出，諸軍擊梁軍。天祐十四年，契丹阿保機自稱皇帝，國人號之爲天皇王，以妻述律氏爲皇后。晉王經營河北，欲結契丹爲援，常事阿保機爲叔父，述律后爲叔母。會晉王弟李存矩爲威塞軍防禦使，在新州驕惰不治，侍婢干預政事，裨將盧文進與小校宮彥璋士卒等謀殺李存矩，帥其衆奔契丹。盧文進引導契丹軍攻新州甚急，刺史安金全棄城走。周德威合河東鎮定之軍攻之，阿保機自帥三十萬來救，德威大敗奔歸。契丹乘勝進圍幽州城。盧文進誘其攻城，周德威遣使告急。晉王召諸將謀之，李嗣源、李存審、閻寶等勸晉王救幽州。晉王喜曰：「昔太宗得一李靖，尚擒頡利，今吾有猛將二人，尚何怕契丹哉？」卽日命嗣源將兵前進，閻寶與存審統鎮定之軍繼之。那時幽州被圍已三百餘日，城中危困已甚。李嗣源帥馬步軍七萬人會於易州。李存審道：「彼衆我寡，契丹多馬軍，我多步軍，若平原曠野相遇，契丹將萬騎犯吾陣，則步軍潰敗矣。」李嗣源道：「契丹無輜重，我軍必載取糧食自隨，若平原曠野相逢，契丹抄掠我軍糧，則我軍不戰而潰。不若取路從山中潛進，取幽州路而去，設或中路與契丹軍相遇，則據險要以拒之。」定計後，遂將馬軍三千人與從珂軍爲先鋒，到幽州六十里頭下

寨，進至地名山口。契丹以馬軍萬人拒之於前，將士皆驚愕失色。李嗣源獨將馬軍百餘人先犯陣出馬，免胄揚鞭，用胡語與契丹打話道：『是汝無故犯我邊塞，晉王使我統百萬之衆，直趣西樓，滅汝種類。』說罷，躍馬奮槌，三入契丹陣，斬訖會長。人後軍相繼殺進，契丹兵退却。晉軍盡得出，李存審下令使軍人各伐樹木爲鹿角，每一人持一枝，到止宿處，則編以爲寨。契丹馬軍從寨前過，寨內軍發萬弩射之，人馬死傷，積尸滿路。嗣源等入幽州，繕城修備守之具。晉王出征數歲，凡軍府政事，一切委重於監軍使張承業。晉王或時索錢蒲博，及給賜與伶人，承業每靳惜不與。晉王令兒子繼岌爲張承業舞，承業將帶馬贈繼岌。晉王指錢積詔曰：『和哥無錢用度，宜與一積錢。』承業曰：『郎君纏頭，皆出自承業俸祿。纏頭與今人說利市一般。此錢乃大王留以養戰士的，承業不敢亂下破用。』晉王怒，頗詬罵承業。承業作色而言曰：『僕老勅使耳，惜此庫錢，欲佐大王成伯業也。大王既不愛惜，可自取之，何必問老僕？只恐怕財盡人散，無所成就耳。』王顧李紹榮令討劍來，承業起，將手挽王之衣曰：『老僕受先王顧託，誓願爲國家聚財練卒，誅這汴賊。若以愛惜庫物，遭大王殺死，僕見先王於地下，面無慚色矣。』曹太夫人聽得這事，急召晉王，晉王入宮，太夫人使人謝

張承業道：『兒子忤觸特進，已行笞篋矣。』——「特進」晉之官名也。明日，與晉王俱到張承業居第謝過，還承制授張承業開府儀同三司左衛上將軍燕國公。承業力辭不受，終身只稱唐朝官稱。盧質好飲酒，爲人輕率驕傲，王頗恨之。承業乘間從容爲晉王言曰：『盧質數無禮，請爲大王除之。』晉王曰：『吾方招納賢士，共成功業，七哥何爲出此言？』張承業起身賀曰：『大王苟以此存心，何患不得賢才，何憂不得天下也？』十一月，晉王聽得河水合，大喜曰：『咱用兵數歲，爲一水限斷，不得渡河，今河水自合，正與漢光武滹沱冰堅相似，得非上天贊我興王之機會否？』話說裏說那漢光武南馳，傳說王郎軍兵在後，諸軍皆有恐懼的心。及至滹沱河，有候吏還報：『河水漸流，無舡怎生得渡？』官屬憂恐。光武遣那王霸馳至河探聽，霸恐驚動衆軍，託言冰堅可渡。光武因笑道：『候吏果是謊說。』及到河次，河水果合，光武諸軍乃得渡河。有數騎過未了，而冰解。王霸謝道：『明公至德，獲神靈之祐，雖武王白魚之瑞，何以加此？』光武謂官屬言：『王霸權變以濟事，亦天瑞也。』晉王聞冰堅，乃引此事自比。於是統大軍急趣魏州。梁軍有甲士三千人屯駐楊劉城，沿城十數里，柵寨相連。晉王攻拔楊劉城，梁主方議行南郊禮，聽得楊劉失守，軍中訛言，傳說晉軍已入大梁，梁

王驚駭，罷却郊祀，奔歸大梁。天祐十五年正月，梁宰相敬翔謂梁王曰：「李亞子繼位以來，攻城野戰，無不躬親矢石，近日攻打楊劉城，自負束薪，爲士卒帥先，所向無與抵敵。陛下宴安自如，疆土日蹙，臣有以知陛下非亞子之敵也。」梁主反以敬翔爲怨望，不聽其諫。梁遣謝彥軍攻取楊劉，彥軍但決河水以限阻晉軍。晉王謂德威曰：「梁軍初無戰鬪之意，但欲阻水以老我師耳。當涉水攻之。」晉王身自負柴薪填塞河水，諸軍裹甲橫槍而進，鬪經數合，梁軍敗走，殺死溺水，河水爲之盡赤。八月，晉王謀大舉伐梁，周德威統幽州馬步軍三萬，李存審、李嗣源、王處直各將馬軍二萬，奚契丹、吐谷渾等并河東、魏博之兵，大會於魏州，在地名麻家渡下寨。晉王欲自將馬軍萬人，直趨大梁，周德威諫曰：「梁軍尚全，輕行挑戰，未見其利。王宜按兵不動，德威自以騎兵援之，使不得休息，乘其疲弊，可一舉而滅之也。」王曰：「公何怯哉？」卽以親軍先出戰，周德威不得已從之。梁將賀瓌排陣橫亘數十里，晉王帥銀槍都攻其陣，衝擊十餘里，梁馬軍都指揮使王彥章敗走入濮陽，周德威追擊，爲梁軍殺死。晉王登蒿丘，收拾潰軍，城中有山，賀瓌欲據之，晉王詔諸將曰：「今日奪得此山者勝。」乃帥馬軍先登，李從珂、王建及將步軍繼之，遂奪得土山。諸軍皆欲休兵歸寨，明日復戰，惟閻

寶、李嗣源等曰：「宜乘梁軍日晚引退，進兵攻之。」王建及披甲橫槊而進曰：「王但登山觀，臣爲王破賊。」嗣昭、建及帥馬軍大呼陷陣，諸軍繼至，梁軍大敗，殺虜三萬餘人。梁敗軍走至大梁，且曰：「晉軍至矣！」梁主驅市人登城，欲奔洛陽。天祐十八年正月，魏州僧得唐傳國寶，詣行臺來獻。那寶是黃巢當日敗破長安時分，魏州一僧名傳真者得之，以爲常玉，將欲出市貨賣，有識寶者曰：「此唐朝傳國寶也。」當時藩鎮及諸將佐，勸晉王卽真稱帝，令有司置玉造法物，緣此得傳國寶，諸將奉賜稱賀勸進。蜀主吳王屢寫書勸晉王稱帝，王以書出示將佐曰：「晉王太師亦嘗勸先王自帝一方。先王謂余言：『昔天子幸石門時，吾發兵誅朱溫，威振天下。吾若挾天子，據關中，自作九錫禪文，何難之有？但吾家世忠孝，誓於此生靡敢失節。他日當念復唐社稷，勿效朱溫所爲。』先王此言猶在耳，勸進之說，不敢聞命。」張承業聽得此事，上書諫晉王。

書曰：「吾王世世忠於唐室，所以老奴三十餘年，拮拾財賦，召補兵馬，誓滅逆賊，復唐宗社耳。今河北之干戈甫定，朱溫之凶燄猶存，大王遽卽大位，殊非當來弔伐之本意。天下誰不解體乎？臣願王先滅朱溫，復列聖之深讎，然後求唐之後嗣，立而君之，南取吳，西取蜀，汎掃宇內，合

為一家大王有不世之功，讓之愈久，則得之愈堅矣。老奴之志無他，但受先王恩德，深欲為大王立萬世之基耳。

晉王答曰：『不是孤有此意，奈為羣下迫逐何？』承業因仰天大哭，謂王曰：『諸將血戰，本為唐朝；今王自取之，誤老奴矣。是朱溫未滅，而又如天下後世何？老奴請自此辭大王去。』即日歸太原，邑成疾，不食而卒。後人有一詩詠史，道是：

晉王立志本忠純，

誓死羞為失節人。

不共戴天滅梁寇，

深期洗日作唐臣。

祇緣諸將勤拳勸，

翻誤老奴規諫諄。

大寶來歸天所命，

况於獻璽有傳真。

朱溫未滅

新編五代唐史平話卷下

詩曰：

稱尊享御謾君臨，

辜負當年告廟心。

身死伶人優戲手，

祇緣批頰縱恣淫。

朱溫未滅

話說李存勗襲位為晉王，已經一十三年。當嗣位之時，年踰弱冠，麾下諸將皆是白首行陣之人，晉王結以恩信，斷以英武，故能服真定，并山東，囊括漁陽，包舉魏博，策馬渡河，而朱溫殄滅，偏師入蜀，而王衍就擒，如此所為，不負當年三矢告先王廟的素願。使聽張承業苦口之諫，却信傳真之佞說，遲遲歲月，俟梁寇削平，復唐社稷，不然，滅梁之後，進承唐統，庶有以自別於一時僭竊之徒，盜於大位的。可惜着志小氣驕，誇功自大，用宦官做監軍，用伶人做刺史，酷好伶人倡優之戲，狎侮褻慢，無君人之度。故門高之弑，樂器之焚，亦是自取其禍也。且說晉王從那天祐十八年正月，得魏州獻到唐國受命之寶，諸將一力價勸進。是時張承業未死，晉王心猶憚之。六月，藩鎮陳請收用唐室舊臣，當有朱友謙遣蘇循詣行臺，蘇循來到魏州，望見晉王府便下拜，人或怪之，循道：『吾拜殿也。』見